

《
》
如烟往事

横渡琼州海峡

■ 载明

2000年7月24日,我和几位朋友一起,成功横渡了琼州海峡。一晃,都20年过去了。

这是我第二次横渡。第一次横渡是在2000年6月10日,因判断失误,战术不当,那次横渡我失败了。在庆功宴上,横渡成功的朋友吴哥(吴启宇)和没有成功的徐京平都问我,还敢不敢游?我说,当然敢!再问其他失败者,都说敢。这样,失败的兄弟们惺惺相惜,坚决不服,一定要再游,一定要横渡成功。当时决定再次横渡的人中,除了我,还有陈龙、由佳、庚志斌、沈伟、陈仁达、当然还有徐京平。

在横渡训练中摸出门道的吴启宇,看了在海事局工作的尹向伟(横渡成功者)提供的潮汐表,觉得7月24日的水流不错,决定在这一天横渡。

7月23日,我们几位汉子(后来朋友廖怀明也加入进来了),相好与横渡人数相等的渔船作为救生船。指挥船是吴哥提供并且一直用来做训练用的小快艇。第一次横渡成功的尹向伟、姚增超及海牛队的孙建华等作为志愿者护航。都在海安集中,准备第二天的横渡。

横渡前夜,大家各自准备横渡所需。我没有像他们那样准备营养棒之类的东西,只是让随船跟我的弟弟再亮、表弟涛涛和侄子翔宇准备了几个粽子作为补给品。

2000年7月24日凌晨3点钟,大家起床,集合,吃东西,再搭车摸黑赶到海安的排尾角。排尾角是海安离海南最近的一个岬角。那里下水处布满锋利的礁石,稍不注意就会划破皮肤。

2000年7月24日早晨,我们举行了简单的祭海仪式。6点10分,横渡总指挥吴启宇发出横渡开始的指令,大家开游。

一开始,大家游在一起。像很多活动一样,开始都抱团,在一起不分开,一转眼,队伍就散了,互相之间拉开了距离。

还没游出海安排尾角的海湾,我们就遇到了海蜇阵。海蜇像埋在海里的地雷,随时都有触碰的危险。在海里,我就怕海蜇,多次尝到被海蜇蜇伤的痛苦。我当时就停下来,原地踩水,担心因为海蜇的袭击而终止横渡。等了好久,没见吴哥的指挥船开过来(他在照顾游在后面的兄弟们)。我在随波逐流中,慢慢游出了海蜇阵。开始放开手脚游起来。“第

《
》
红色印记

父亲的「八一」

■ 王晓伟

早晨,妻子带着孩子回市区了,父亲特意让我留下,帮着收拾房间。和往年不同的是,配房里多支上了一张床。我问父亲,果不其然,今年“八一”建军节,要多来一位战友。父亲答复时,显得很开心,我知道,他是打心底的快乐。

父亲是个退伍老兵,也算也有三十多年了。每年的“八一”建军节,他都会邀请自己的战友来家中做客,听说他们班里有三十几位战士,退伍后就都回了各自的家乡。这些年来,虽然为了生活各奔东西,但他们一直彼此保持着联系。父亲好客,他的战友基本上都来过家里,而且一来都是约好了的,三四个一起相约而至,把酒言欢。

乡老家的院落不大,坐北朝南,一间主房和两间配房。主房由父母居住,东配房是我和妻子当年的婚房,一般我们回家时住在这里。西配房没人住就作了库房,里面存放着许多过去的旧家具。父亲和我将西配房里面的两张旧床抬进了东配房,和里面原来的双人床堆在了一起,足足有四米多长。抬完床,父亲便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了。我连忙劝他休息一会,他却摇着头示意我,再抬一

二梯队”的庚志斌和陈龙跟在我后面“摸脚”。“摸脚”是我们平时训练中摸索出来的省力方法。游在后面的人如果紧跟前面的人,会省许多力气,后面的人想要搭前面人的顺流,只要摸一下前面人的脚,前面的人就知道后面的人跟上来了,蹬腿动作会放轻一点,否则容易蹬伤后面的人。他们很懂“摸脚”,一直在我后面摸着我的脚板过海。

踢球的人只要往对方球门里踢就不会错,横渡的人只要往对岸游也不会错。不久,海口海岸上的建筑群就出现在我们眼前,成为我们的目标。很快,我们就过了琼州海峡的“海沟”(琼州海峡中间一带),我停下来,叫船上的弟弟给我粽子吃。我在海里踩水,吃粽子,再喝几口水后,接着用身体丈量大海。

过了海沟,只有庚志斌还在摸我的脚,担心把他甩得太远,我仍然没有火力全开。那天琼州海峡是西流,并且流速很快。不知不觉,我们流过了白沙门、流过了美丽沙、流过了新港、流过了万绿园、流过了秀英港、流过了西秀海滩、流过了假日海滩、流过了千年港。

海口的海岸近在眼前,此时,庚志斌再也摸不到我的脚了。我全力以赴,一点一点接近海岸,终于站在了海口新海村海边的黑石坡,脚踏“石”地了!

我知道我横渡成功了,但我当时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我知道游过长时间的泳者,不能在兴奋过度时突然出水,只是立在水中让自己平静下来。时间定格在中午1点钟左右。最后确定我全程横渡时间是6小时40分。过了一会,庚志斌也游上了岸。那天,我创造了横渡琼州海峡用时最短的纪录。那年的《海口年鉴》记载了我和庚志斌创造的横渡琼州海峡用时最短的纪录。

我抵达假日海滩后,和岸上的伙伴们互相祝贺。接到喜讯,我的家人们也在假日海滩迎接我,3岁的儿子抱着我亲热,他知道自己爸爸是这群人中游得最快的。那天,我也像个人物一样尝到了被拥戴的滋味。程增仪大姐带着鲜花赶到假日海滩祝贺我们。她开创了本世纪横渡琼州海峡大赛活动,激发起无数中国人的雄心,前赴后继来琼州海峡一展身手。时至今日,我对那大姐仍怀感恩之心。在心里,我感谢为我横渡成功付出过的所有人。

20年前的7月24日,我乏善可陈的人生难得有光闪了一下。

2001年,我参加第二届横渡琼州海峡大赛横渡成功。再和陈龙、姚增超一起全程陪少年英雄李立达横渡成功。再以后,陪游和领游多人成功横渡琼州海峡,圆了他们的横渡梦。

直到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能成功横渡琼州海峡的人很了不起。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琼州海峡只是一条加长了的泳道而已,只要有游泳的基本功、健康的身体、一定的耐力,在泳池和海里认真训练一段时间(一个月足够),根据潮汐表和天气预报,选择一个海流相对平缓的“好”日子,无论朝南或朝北,只要相信自己,你就能游向眼里心中的彼岸。

张来。我有些疑惑,往年来的不过三到四个战友,他笑眯眯地伸出一巴掌,今年有五个。

谈及家中有客来访,我说何不让他们到市区的宾馆居住。父亲摇摇头,说是战士们要求在一起的,大家是一个团队,更是一个整体,再说,家里怎么也比外面照顾得周到。可不,休息的地方有了,还要准备吃的。院落的西南角摆有一台灶火,是父亲专门托人焊制的,铁架上有一枚火嘴,接上煤气罐,大火一点就着。有了火还需要大锅,我从西配房里搬出一口大锅,用水洗干净支在灶火上。所有准备做足,就得到市区买菜了。

买菜父亲不可含糊,五花八门的都要来上一些。尤其是肉类的,光一个五花肉就转了大半个菜市场,父亲说货比三家挑最好的。随后的各种调料、蔬菜、瓜果,买了满满两大袋。菜买完了,还要挑酒,他说老李头是东北的,老张头是南方的,还有西边的老马和老何,最重要的是这次要从小北京过来的小苗,各地不同口味的都要备上一些,大家喝着自己喜欢的,才能喝得尽兴。

东西都已置办好,就等着战友们来。父亲开心地鼓捣起那台旧的录音机来。从西配房里搬出,擦干净上面的浮尘,通了电再插上录音带,放一首当年军营里的歌曲“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父亲紧跟着哼唱起来。这首歌他每年的“八一”建军节都唱,尤其是和战友们在一起时,他说那是自己当兵时军营中最火的一首歌,脍炙人口且带劲感。看着他陶醉其中,我想起了往年的时光,父亲和他的战友在家中推杯换盏,畅谈着当下的幸福生活,回忆过去当兵的时光,吃住在一起,重温当兵时的日子,并齐唱那首熟悉的军歌。

这就是父亲的“八一”建军节,忙碌且快乐着。

野塘很小,是一个约2亩的梨形山塘。矮山梁往两边斜伸,收拢,形成一个狭长的山坞。山坞有一股泡泉,冬暖夏凉,终年不息,注入野塘。片石砌的塘坝高约15米、宽约6米、长约50米,长满了荻、芦苇和芭茅,山鸟杙也从石缝遑劲地弯斜而出。山鸟杙下,有一个四边形的水井,水寒如冰。暑假,太阳像火烘烤在大地上。割稻谷的人,摘梨的人,做泥砖的人,汗暴如雨,提着水罐去水井取水喝。灌一罐水,提起来,倒罐冲泻,张嘴直饮。喝足了水,又灌满一罐,带回地里喝。喝水的人,浑身装满了暑热,如一团旺旺的炭火。寒水涌入五脏,炭火熄灭了。

因水寒,野塘遂名寒塘。塘下一概稻田,年年收,也靠野塘灌溉。2002年开始,这畝稻田改种芋头和甘蔗,用水量减少,也无人去水井取水了。乡民见野塘荒着,便放了数百尾鲫鱼苗下去,也不投食,由鱼自生自灭。

没过几年,塘坝、坝下的旱地,被芭茅、白背叶野桐、野山楂、金樱子、牡荆、野山茶等植物占领了。上坝顶的路长满了野蒯。人无法去野塘了。

三年桐、香椿、香樟,填满了山坞,冲天而起,遮天蔽日。这三种树,都是快速成长的乔木。尤其是三年桐,惊人地繁殖,一年可长5米,3月抽叶,5月开花,繁花胜雪,7月结桐子,11月落桐子。桐子被乌鸦啄食,果核坚硬,又随体物排出来,落地发芽生根。桐结桐子三年,便不再结了,俗称三年桐。

深林藏灵。有一年,六月,大春去山坞给娘堆老坟,堆着堆着,听到林子里松鼠的叫声,吱吱吱,叫得撕心裂肺。他跑过去,看见一条狗在咬松鼠。狗灰黄色,尾巴下垂,尾毛卷得像一束鸡毛掸



《三代人》(油画)

王家儒作

《
》
大地岁时

野塘

■ 傅菲

子。与土狗相比,狗略矮,身略短,吻部也略短,但吻部又黑又粗,牙齿也更长更尖。狗见了大春,兀自站长,呲起牙,眼睛射出精光。大春端起锄头,与狗对峙。对峙了几分钟,狗垂着尾巴,向林子深处跑去了。

坟也不堆了,大春慌不择路地跑了回来,鞋跑脱了脚,他也不敢停下来。他边跑边叫:山狗,山狗。

大春遇见的狗,是山狗。山狗是一种野犬,肉食,吃野兔、小山猪、松鼠和鸟,嗅觉十分灵敏,以家族为群,生活十分隐蔽。山狗已有30多年没有现身了。它是从哪里迁移而来的呢?

峡谷有一个高山山谷,曾生活着一个山狗家族。砍木料的人遇见过,以为是土狼,吓得双脚瘫软。其实山狗不袭击人,惧怕人。山狗带着5条狗崽,跑了。这群山狗,一直生活在高山山谷,从不下山。木料砍了几年,木头砍光了,山狗再也不见了。

野塘出现了山狗,使得乡人更不敢去了。山狗是神秘的动物,神出鬼没。

2020年暮春,外出做了十余年生意的良民,不再外出了。生意做不下去,又不愿去工厂做事,留在村里,找地方养鸡养鸭。找了

好几个山谷,他都不满意。要么缺水,要么路不方便。最后,他选了寒塘。寒塘有水有林,塘外30米就有一条荒废的机耕道,很适合养鸡鸭。他买来割草机,给寒塘四周清理杂草。

清理寒塘,又清理深林流出来的水沟。清理了三天,他停下了。他在水沟里捉了7条小娃娃鱼。肯定有大娃娃鱼藏在水沟或寒塘里,养了鸭子,娃娃鱼便失去了栖息地。良民这样想。他把娃娃鱼放入寒塘。

良民跟我说这件事,我很是惊讶。在整个峡谷,我从没发现过娃娃鱼。我跟良民一起去了野塘。割下的杂草,撩在塘坝上,枯黄如秋。下了寒塘,水寒如冰锥刺骨。塘水没膝深。鲫鱼在噍噍地吃塘边水草。还是在年少时代,我下过这个塘,摸螺蛳摸河蚌。恍惚之间,已过去了40年。

沿着水沟,我用小竹竿拨马塘草,找娃娃鱼。走了300余米,我也没看到娃娃鱼。娃娃鱼藏身在石洞,只有觅食的时候,才出来。娃娃鱼吃小鱼小虾,吃蜥蜴,吃蛙。良民有些失望,说:你来了,娃娃鱼就不出来了呢?我每次来,都看到娃娃鱼。

娃娃鱼即大鲵,是两栖动物,入冬即冬眠,春后活动。我对良民说:晚上月出之后,我们坐在塘坝上,会听到娃娃鱼的叫声。

良民说:那我们晚上就来听娃娃鱼叫。

但终究因事没去寒塘。今年7月,闲居于村,决定去夜听娃娃鱼的叫声。良民做不了生意,又没养鸡鸭,只得去工厂做事了。他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去。我坐在塘坝上,月照深林,熠熠生辉,塘水漾起清光。“哇呀,哇呀。”这是娃娃鱼在叫。但我听得走神,心想,这个寒塘要是一直荒下去,该多好。

《
》
风物写意

『哲学』消暑度伏的

■ 赵梁斤

消费夏天,消费时尚。

夏天的田野浪漫遍地。艳阳高照,蝉噪聒耳,溽暑蒸人,田间地头不知不覺地换上渐渐成熟的面目。为避免,农人们起早贪黑、披星戴月,走进田间,弯腰、勾头,一声不响地割稻、插秧,仿佛水彩画家在宣纸上纵情挥洒一般。紧接着又脱谷、除草、施肥,忙个不停。累了便赤着脚丫、踩着松软湿润的泥土聚拢到一朵朵树阴下,擦汗、洗脸、喝茶、抽烟、吃点心,补充能量;聊球赛、讲故事、谈打算、话发展,在谈笑声里慢慢消化疲劳、消遣酷暑、消解劳累。

而令吃货们流连忘返的消暑原因,是琳琅满目、争奇斗艳的时令瓜果。西瓜、南瓜、黄瓜、葡萄、樱桃、杨梅、芒果等,经历了由“稀

罕物”到“普通货”的发展历程。尤其是一些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瓜果,进入普通老百姓生活后,很快与中国本土文化碰撞、融合,形成中国化的哲理表达,几乎渗透了我们工作、经济往来等生活的方方面面。成语“瓜熟蒂落”,指时机一旦成熟,事情自然成功,告诫人们不要违背客观规律;而形容一名女子容貌好,往往点贊生就一张“瓜子脸”;古代还有一种刑罚叫“瓜蔓抄”,说的是一人犯事,触及其他人,转向攀染。这就是典型的“顺藤摸瓜”。瓜参与人类经济生活的表现也非常抢眼,人们习惯将土地、财产等重要资源的再分配叫“瓜分”,为达目的,人类不惜通过法律、暴力甚至战争,财产、土地与人的关系用一个“瓜”链接,着实令瓜扬眉吐气一把。当然,人们还习惯把那种说不清道不明扯不到的人际关系称“瓜葛”。夏季的时令瓜果也不甘示弱,“葡萄美酒夜光杯”“樱桃好吃树难栽”“望梅止渴”等又何尝不蕴含深意。瓜与人关系如此亲近,不消暑怎能体味到!由此可见,消暑也是传承消费文化。

当然,现代人消暑方式还有很多,诸如戏水、旅游、读书、玩游戏等,其思想情感、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等均在消暑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其中还包含着战术上重视,战略上藐视的心理,使其表达出一种独特酷暑生活哲学。这何尝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
》
烟火珠崖

老家的「瘦田」

■ 陈恩睿

从海口回东方老家村里。和友人一起到村东边参观凤田。大片的凤田,浅绿、青绿、碧绿……一派美丽迷人的稻田风光。

友人见我兴趣盎然,建议到“瘦田”走一走,看一看。“瘦田”是老家一片田地的名字,因此田土地板结、酸瘦,种不好庄稼,村民便给起了个名字“瘦田”。小时候,常到那里放牛,我对“瘦田”的印象很深,但好感度并不高。但在友人盛情邀约下,还是决定去看。

从凤田东南边,沿着村道往村里方向行走,大约走了一半路程,右拐,便是前往“瘦田”方向的道路。这是宽敞、平坦的水泥道路。这条水泥硬化生产道路一直通往邻村田园,给附近村庄的村民生产带来极大便利。我想起小时候,赶牛前往“瘦田”放养时走过的那条狭小而弯曲的泥泞土路,与现在的水泥路真是天壤之别。看着水泥路蜿蜒伸向远方,我忽然惊觉,如今的“瘦田”,已成了新时代一片充满希望的田野。

这么大片的“瘦田”,种植了水稻,穿上了绿装,那是青绿的一片,根本看不到有闲置的地块。大片平整的田间,纵横交错地规划兴建了水泥硬化排灌沟,且与邻村的“瘦田”连成一大片,显得辽阔而舒展。我走在水泥路上,看白鹭在绿色田间飞舞,或高或低,或缓或急,或近或远,或觅食或闲飞,或表演或训练……夺目,悦心。友人说,“瘦田”早已变成了良田,如今是高产试验田和南繁制种耕地质量提升技术应用实验项目的组成部分。

“瘦田”片区南繁制种企业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多年来,这一大片“瘦田”每年都进行两造种植,一般都是种植水稻,培育水稻良种;考虑到土壤调整治理的时候,也实行一造种植水稻,另一造种植毛豆、玉米或其他作物,且每造的收获都是可观的。

“瘦田”位于老家村子的东北方,在一座小白石岭的北面,与村子相距约六七百米,面积约三百亩。老家的“瘦田”与邻村的“瘦田”连在一起,形成一片一千余亩的田地。虽说是田地,但作用不大,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这片“瘦田”还是闲置较多。有时,生产队觉得可惜,就简单撒谷播种,但收获无几。

大片的“瘦田”属于酸性类、板结性土壤,土质差。干旱时,那怪状的土壤很硬也锋利,宛如一些不规则、具棱角的石子撒在其中。光着脚从上面走过,那脚板、脚趾被刺痛,甚至刺伤流血。这里杂草丛生,但不是放牛的好草场。田里生长的大部分杂草高到大人腰部,且散发出一种蟑螂味,于是村里人叫蟑螂草(俗称)。这种蟑螂草,牛闻到了味道就摇头躲开。天下雨时,田里有了水,但那泥水很脏,且灰黄灰黄的,那泥泞很黏也很滑,一黏到手脚,得要用大量的水冲洗才可干净。这种时候,在“瘦田”里行走,易摔倒,得小心。那时,我们一起放牛的几个孩子,在田地里追赶牛儿,摔倒便是正常的事儿。没办法,我们只能在哪里摔倒,就从哪儿爬起来,然后笑笑了之。

后来,生产队推行土地承包制,“瘦田”成为了农户的责任田。当时,也有少数农户基本不种植,闲置之。但多数农户舍不得放弃,还是想办法利用。缺水时,没办法犁地、翻地、耙地,不能进行合理的生产种植;水分较充分时,能犁地、翻地,但整来整去还是不能将那泥条化开,仍然是板结的一条条,就是通过强化耙地措施也无济于事。虽然种上了作物,那也是失多获少。

后来,村民在农技员的指导下,在“瘦田”里多下了土杂肥,也运来一些松散的黑土洒于其中,“瘦田”土质得到了一定改善。南繁制种企业到村里承包水田进行水稻良种培育时,在村干部的引导下,村民出租了“瘦田”,并就近为企业务工,拓展经济收入门路。

南繁制种企业大力推行科学种植水稻,特别是培育水稻良种,他们全面深入地到“瘦田”土壤进行检测分析,并有计划地进行科学改良,于是“瘦田”的土质在更高程度上转劣为良。如今,“瘦田”一年两造种植成了规律,无论种植水稻还是玉米等农作物皆可。

友人早已有话在先,参观了“瘦田”,也许会赞不绝口。果真如此,“瘦田”土质的改善,也许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老家农户种植理念的变化。而“瘦田”从撂荒到成为良田,则充分展现了老家村民对于这片土地的爱和珍惜。



投稿邮箱

hnrzbpb@163.com